

帮扶工作队驻村工作成效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山西省农户视角研究

刘 豪, 徐冬梅, 赵 敏, 白云凤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山西 晋中 030801)

摘 要: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越来越近,精准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与贫困人口距离最近的帮扶工作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驻村工作帮扶成效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工作队驻村、知晓度、帮扶落实以及农户信心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对帮扶成效的满意度评价。基于此,从扩大知晓度、落实政策及增强脱贫信心三个角度提出建议,以期推进全省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精准扶贫;驻村工作;帮扶成效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21)02-0094-05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atisfaction of Helping Work Teams Working in Villa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in Shanxi Province

LIU Hao, XU Dongmei, ZHAO Min, BAI Yunf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8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ime node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in 2020,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has entered an important sprint period. The helping work team of the villages closest to the poor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tisf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 the work of the vill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ctors such as the team's presence in the village, popularity, support and peasant household confidence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farmers' satisfaction of helping ef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expanding awareness, implementing policies and enhancing confid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sidency work; Satisfaction of helping effect

自2014年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行了以“驻村”为主要形式的扶贫开发帮扶措施,助推精准扶贫尽快落到实处。被称为精准扶贫重要“管道”的驻村帮扶是我国长期扶贫开发工作中早已存在的重要形式。驻村帮扶是驻村帮扶干部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

况,因人、因地制宜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扶贫计划与措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提出《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强调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建立驻村工作队制度。驻村帮扶是提高扶贫开发有效性和针对性的重要举措,如何完善驻村帮扶机制关系到当前脱贫攻坚目标的顺利实现。

现有关于精准帮扶研究的文献主要针对驻村帮扶工作成效方面,学者们从客观角度规范性地归纳出以下事实:一是驻村帮扶工作存在强临时性^[1];二是帮扶干部驻村的职能存在倾向,源于其原有工作职能的不间断(不脱产)影响了其扶贫工作的效率,干部需要深入乡村进行广泛的调查^[2-4];三是存在驻村帮扶干部经验缺乏、人员流动较大以及效果监测机制缺乏等制约帮扶干部在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2017年山西省社科联重点项目(SSKLZDKT2017070);山西省优秀博士毕业生来晋工作奖励资金科研项目(SXYBKY2018037);山西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士科研启动)(2018YJ04);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7316);2016年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科研项目(JGY201603)

作者简介:刘 豪(1983-),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精准扶贫、森林碳汇市场、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精准扶贫作用的发挥^[5-6]。正向影响包括农户对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收益度^[7-9],其中知晓度对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要加大宣传以保障知情权^[10-11],简化程序以保障参与权^[12],落实政策以保障脱贫工作满意度。覃志敏等认为促进驻村帮扶资源供给的制度化、强化促进贫困村内源发展是提升驻村帮扶整体脱贫成效的两个重要方向^[13]。丁胜利等倡导创造贫困户参与精准扶贫的环境与空间,提升贫困户自身脱贫的能力与素质,在内外合力帮助的前提下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脱贫目标^[14]。综上,现研究还需厘清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驻村帮扶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量化考核并评价驻村扶贫成效,从而建立和完善驻村帮扶成效评价机制,激励驻村帮扶者,充分调动驻村扶贫工作积极性,落实精准扶贫工作,从而达到精准帮扶的减贫目的。

1 模型构建

1.1 变量选择

通过考察农户对帮扶成效的主观感受来探究帮扶工作队驻村工作成效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选取“扶贫成效满意度”作为因变量。选择“工作队驻村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虑到驻村工作的广泛性与连续性,将自变量分为以下四类。

(1)工作队驻村因素:工作队驻村要求到村帮

扶、到户帮扶、吃住在村、工作在村,“工作队是否驻村”是所有帮扶工作的基础,也是开展驻村工作的第一步。

(2)知晓度因素:包括“是否知道帮扶责任人”“是否知道相关政策”两个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知晓度对扶贫政策及扶贫成效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知晓度能够反映农户对脱贫摘帽的关心程度,往往关心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容易得到相关信息,从而使自身受益。

(3)帮扶落实因素:帮扶落实因素主要衡量帮扶工作队对脱贫任务的完成情况。由于有些干部或工作人员可能被迫驻村,从而存在“驻而不访”情况。为准确分析帮扶工作队实际工作情况,通过“是否为农户办过实事”来衡量工作队对“帮扶到户”的落实情况,通过农户“是否获得帮扶措施”来衡量工作队对帮扶政策的落实情况。

(4)脱贫信心因素:包括的变量为“农户对脱贫致富是否有信心”。不完全信息的扶贫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让贫困者能够重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15],脱贫信心反映了农户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从信心角度也能反映农户在脱离帮扶工作队帮扶之后是否有决心或者能力通过自身努力与外界帮助实现脱贫或维持自身已脱贫的状态。

本文的自变量是从农户角度出发,通过农户对驻村工作和帮扶成效的评价来探究二者之间的

表1 变量特征

变量分组	变量	变量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是否满意帮扶成效	1=是;0=否	788	0.907	0.290	0	1
驻村因素	工作队是否驻村	1=是;0=否	788	0.803	0.398	0	1
知晓度因素	是否知道帮扶责任人	1=是;0=否	788	0.882	0.323	0	1
	是否知道相关政策	1=是;0=否	788	0.895	0.307	0	1
帮扶落实因素	是否办过实事	1=是;0=否	788	0.442	0.497	0	1
	是否获得帮扶措施	1=是;0=否	788	0.971	0.168	0	1
信心因素	是否有脱贫致富信心	1=是;0=否	788	0.898	0.302	0	1
	年人均收入	单位:元/年·人	788	6 853.622	5 728.677	66.667	7 2014
家庭因素	耕地面积	单位:亩	788	7.388	11.449	0	106
	是否有辍学情况	1=是;0=否	788	0.395	0.489	0	1
	医保人数	单位:人	788	3.168	1.365	1	10
	住房面积	单位:m ²	788	84.681	48.021	0	400
户型因素	农户类型	1=脱贫户; 0=未脱贫户	788	0.509	0.500	0	1
区域因素	地区	J县=1;其他=0	788	2.518	1.131	1	5
		L县=1;其他=0					
		S县=1;其他=0					
		X县=1;其他=0					
		Y县=1;其他=0					

影响关系,因此必须考虑农户的自我属性及自身资产对其评价结果的影响。《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确保贫困人口有稳定收入来源,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简称“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以下为影响农户自身生活状态的因素:年人均收入、耕地面积(主要为农户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辍学情况、医保人数及住房面积。本文依据“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设置“家庭因素”,作为反映农户个性化和资源禀赋的主客观因素。由于农户类型不同,农户在理解、认知及态度方面存在偏差,导致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帮扶成效满意度的评价不同,所以将“农户类型”作为一类控制变量。此外,由于山西省不同县区经济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为控制地区因素,在控制变量中设置了区域变量。具体赋值及变量特征如表1所示。

1.2 模型构建

由于“帮扶成效满意度”属于二元离散选择变量,本文选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通过逐步回归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text{Logit}P = \ln \frac{P}{1-P} = \beta_0 + \sum_{i=1}^k \beta_i X_i$$

P表示当因变量Y(帮扶成效满意度)取值为“1=是”时的概率,记为 $P = (Y = 1|X)$,取值范围为0~1,则 $1 - P$ 表示当因变量Y取值为“0=否”时的概率,记为 $P = (Y = 0|X)$; β_0 表示常数项; β_i 表

示待估参数, X_i 表示解释变量。为了更好地体现影响因素,在模型1加入驻村、知晓度、帮扶落实等因素,随后模型2加入农户类型因素,探讨脱贫户和非脱贫户对满意度的影响,最后模型3加入区域因素,研究不同区域对满意度的影响。

1.3 数据说明

本文按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数分别抽取晋北、晋中和晋南地区J、L、S、X、Y 5个县作为样本,共计38个乡镇,87个村庄。贫困户要尽快脱贫,脱贫户要防止“返贫”,所以将贫困户与脱贫户共同作为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796份,回收有效问卷788份,有效回收率为98.99%,样本如表2。

表2 样本数据

省份	县区	乡镇数	村庄数	样本数	所占比例(%)
山西省	J县	4	6	86	10.80
	L县	15	47	445	55.90
	S县	3	5	82	10.30
	X县	10	21	103	12.94
	Y县	6	8	80	10.05
合计	-	38	87	796	100

2 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助STATAMP-64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从整体上看,三个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Prob>chi2值)均为0.000,故整个方程所有系数(除常数项外)的联合显著性很高,表示三个模型都具有良好的显著性;从模型1到模型3

表3 模型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工作队是否驻村	1.093***	2.983	1.128***	3.088	1.152***	3.164
是否知道帮扶责任人	1.158***	3.184	1.086***	2.964	0.984**	2.676
是否知道相关政策	1.332***	3.788	1.326***	3.767	1.356***	3.882
是否办过实事	1.229***	3.419	1.254***	3.503	1.348***	3.850
是否获得帮扶措施	1.730***	5.642	1.770***	5.870	1.669***	5.306
是否有脱贫致富信心	2.055***	7.808	2.074***	7.959	1.934***	6.920
年人均收入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1.000
耕地面积	0.012	1.012	0.012	1.012	0.002	1.002
是否有辍学情况	0.513	1.670	0.48	1.616	0.459	1.583
医保人数	0.159	1.173	0.159	1.173	0.171	1.187
住房面积	0.005	1.005	0.005	1.005	0.004	1.004
农户类型			-0.146	0.865	0.121	1.128
区域	L县				-0.729	0.482
	S县				-0.091	0.913

续表 3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X 县					-1.292*	0.275
Y 县					-1.335*	0.263
Cons	-4.923***		-4.857***		-5.147***	
N	788		788		788	
Prob>chi2	0.0 000		0.0 000		0.0 000	
Pseudo R ²	0.3 039		0.3 043		0.3 163	

注:*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拟合度水平(Pseudo R²值)均大于 0.3,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表明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逐步增加,即逐步引入的变量对模型整体解释力的贡献逐步加大。同时引入控制量之后,大多数影响因素(家庭因素)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未发生改变,说明模型体系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数据显示,驻村因素、知晓度因素、帮扶落实因素、农户信心因素中各变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表明工作队驻村工作各方面对帮扶成效满意度均有较大的影响,家庭因素中“年人均收入”也呈显著,说明收入是影响农户满意度评判标准的重要因素。其他变量不显著,表明未对帮扶成效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1)帮扶工作队驻村对扶贫成效满意度影响分析。“帮扶工作队驻村”的回归结果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表明帮扶工作队驻村对提升帮扶成效满意度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且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知道工作队驻村的农户满意扶贫成效的几率是工作队不驻村的 2.98 倍。工作队驻村对农户来说是扶贫工作“帮扶到家”的表现,农户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工作队人员吃住在村是进行扶贫工作的必要条件,驻村能够最大程度地了解农户现实情况,随着工作队驻村并进一步接触农户,农户满意度将逐步提高。

(2)知晓度因素对扶贫成效满意度影响分析。“是否知道帮扶责任人”“是否知道相关政策”两个变量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均为正值,表明两者均对帮扶成效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在其他变量固定不变时,知晓帮扶责任人的农户满意扶贫成效的几率比不知道的高出 218%,知晓相关政策的农户满意度比不知晓的高出 279%。也就是说帮扶责任人是整个帮扶工作队的中心成员,对帮扶责任人的知晓度间接反映了农户对整个工作队成员的了解程度,而工作队成员是除农户自身以外,对其贫困状况最了解的人,农户得到的大部分扶贫帮助均是通过帮扶队人员获得的。而

对政策的知晓,是农户认识帮扶工作的基础,农户只有充分知晓帮扶政策,才能正确认识帮扶工作的意义,并更好地配合帮扶工作。

(3)帮扶落实因素对扶贫成效满意度影响分析。“工作队是否办过实事”“农户是否获得帮扶措施”两个变量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均为正,即两者对帮扶成效满意度均有正向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时,在工作队帮助下解决过实际问题的农户对扶贫成效满意的几率是未解决过的 3.42 倍,而获得过帮扶措施的农户满意帮扶成效的几率是未获得帮扶的 5.64 倍,明显高于前者。这说明帮扶队办实事、农户获得帮扶措施是缓解农户贫困现状的直接方法,当农户看到工作队驻村实干时,才会对帮扶工作给予认可。

(4)脱贫信心因素对扶贫成效满意度影响分析。农户“对脱贫致富是否有信心”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说明农户有脱贫致富信心对帮扶成效满意度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且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拥有脱贫信心的农户对扶贫成效满意的几率是没有信心的 7.81 倍。农户对脱贫致富的信心综合反映了农户对脱贫攻坚的未来预期,工作队通过帮扶措施,加强贫困农户对知识、技能等的摄取,努力改善路、水、电、房等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激活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6]。而农户的内生动力反过来会影响工作队的帮扶效率,内生动力充足,帮扶工作事半功倍。

(5)家庭因素对扶贫成效满意度影响分析。家庭因素中只有“年人均收入”的回归结果呈现显著,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户判断的首要因素;其系数为负,表明年人均收入越少的农户对扶贫成效的满意度越高。家庭因素是从农户角度划分出的一类影响农户个性化和资源禀赋的变量,在贫困农户的认知中,收入是决定整个生活状态最直接的因素,多数农户会以此来衡量帮扶成效。

(6)农户类型对扶贫成效满意度影响分析。

农户类型对帮扶成效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见模型2),且自变量的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上述结果:一是“脱贫户”是由“贫困户”通过帮扶性政策或措施发展过渡而来的;二是多数脱贫户虽然已经摆脱贫困,但仍处于“刚过线”状态,其生活水平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贫困户相同,使得对帮扶成效的满意度也极为相似。由此可以看出,无论贫困户还是脱贫户,都应该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关注对象。

(7)区域因素对扶贫成效满意度影响分析。加入地区控制变量后(模型3),虽然变量“是否知道帮扶责任人”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但回归结果变为在5%水平下显著,显著性下降,即地区的不同降低了帮扶责任人对帮扶成效满意度的影响。政策知晓度侧重于农户从深层次理解政策内容,激发农户积极性;责任人知晓度侧重于农户与工作队交流的广泛性,工作队通过信息收集制定更适合农户的帮扶计划。

3 结论与建议

3.1 全面提高政策知晓度。农户对政策的高知晓度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户参与度,还有助于提高农户认知程度。知晓度的提高不能只靠农户自身获取,需要当地政府及驻村工作队大力宣传,考虑到农户看到听到但未必会接受,需要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只有深入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对精准扶贫工作的真了解、真支持、真参与。

3.2 政策落到实处,脱贫更近一步。帮扶工作队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落实对帮扶成效满意度的影响,对农户而言,致贫的因素多种多样,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也各有不同,只有逐步解决贫困难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对工作队而言,帮扶过程不仅有益于农户,还有利于帮扶工作队工作效率的提升。工作队应吃住在村,深入调查了解农户真实情况,明确农户需求,并对农村生产条件、农民生存状况等广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建立反馈机制,促进农户积极主动地向上级扶贫组织汇报自身困难与需求,让农户参与到政策落实中来,提出帮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3.3 “扶贫先扶志”,重点扶“信心”。首先,加强思想观念转变。工作队的帮扶工作通过理论宣讲、实践教学等形式,树立脱贫奔小康的思想观念,激发脱贫致富决心。其次,挖掘优势资源。工作队

在帮扶过程中应注重挖掘当地优秀资源禀赋,提高农户参与度的同时增强农户脱贫信心。最后,树立脱贫典型。精准扶贫工作全面展开后,脱贫成效显著案例众多,如电商扶贫甘肃省陇南市、光伏扶贫甘肃省渭源县、旅游扶贫河北省涞水县等,经过实践的脱贫案例对有待脱贫的地区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可以更大程度地引导农户自主脱贫,激励农户创新帮扶机制,增强农户脱贫信心。

参考文献:

- [1] 陈国申,唐京华.试论外来“帮扶力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第一书记”工作实践的调查[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17(6):62-68.
- [2] M Yusof Saari, Erik Dietzenbacher, Bart Los. Production interdependencies and poverty reduction across ethnic groups in Malaysia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4, 42: 146-158.
- [3] 王晓毅.精准扶贫与驻村帮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3):56-62.
- [4] 袁立超,王三秀.嵌入型乡村扶贫模式:形成、理解与反思—以闽东南C村“干部驻村”实践为例[J].求实,2017(6):76-86.
- [5] 扈红英,刘敏华,张俊桥,等.新时期驻村干部制度绩效研究—以河北“省市派驻村干部制度”为例[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4(4):29-32.
- [6] 管志利.协同治理视角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构建—基于广西实践的反思[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1):102-108.
- [7] 曹军会,何得桂,朱玉春.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4):16-23.
- [8] 田鹏.产业扶贫何以可能—湖南省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模式的启示[J].东北农业科学,2018,43(1):59-64.
- [9] 胡铭焯.精准扶贫背景下陕南反贫困路径研究[J].东北农业科学,2018,43(4):57-61.
- [10] 刘红梅.影响云南农户对扶贫项目满意度的因子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5):61-65.
- [11] 陈益芳,张磊,王志章.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武陵山区的经验[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27(2):87-91,100.
- [12] 王宏杰,李东岳.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2):44-49.
- [13] 覃志敏,岑家峰.精准扶贫视域下干部驻村帮扶的减贫逻辑—以桂南S村的驻村帮扶实践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7(1):163-168.
- [14] 丁胜利,邓洪洁,吴刚.外源式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5):19-25.
- [15] M Ravallion, K Chao. Targeted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imperfect information: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1989, 11(2):213-224.
- [16] 徐田.“驻村帮扶”精准扶贫模式的实践及启示—基于河北省寨子村个案分析[J].理论月刊,2017(10):153-157,162.

(责任编辑:王丝语)